

程毅中 石繼昌 于炳文 編

古體小說鈔 清代卷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體小說鈔：清代卷/程毅中等編。－北京：中華書局，
2001

ISBN 7-101-01985-4

I. 古… II. 程… III. 小說－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1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29300 號

責任編輯：趙又新

古體小說鈔

清代卷

程毅中 石繼昌 于炳文 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185029168 畫書 1/32·18¹/4 印張·391 千字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3000 冊 定價：36.00 元

ISBN 7-101-01985-4/I·312

目 錄

| | | | |
|--------------|---|----------|-----|
| 補張靈崖瑩合傳(黃周星) | 二 | 宦娘 | 十四 |
| 過墟志(墅西逸叟) | 八 | 長亭 | 十五 |
| 觚臘(鈕琇) | 一 | 席方平 | 十六 |
| 睞娘 | 一 | 白秋練 | 十七 |
| 池北偶談(王士禛) | 一 | 新齊諧(袁枚) | 十八 |
| 梨花漁人 | 一 | 裹足作俑之報 | 十九 |
| 劍俠 | 一 | 醫姑 | 二十 |
| 女俠 | 一 | 三姑娘 | 二十一 |
| 看花述異記(王晫) | 一 | 沙彌思老虎 | 二十二 |
| 會仙記(徐喈鳳) | 一 | 麒麟喊冤 | 二十三 |
| 聊齋誌異(蒲松齡) | 一 | 秋燈叢話(王穀) | 二十四 |
| 連瑣 | 一 | 祁子徵 | 二十五 |
| 連城 | 一 | 清河奇案 | 二十六 |

| | | |
|------------|-----------|----|
| 黟縣冤獄 | 一隻塵談(胡承譜) | 全 |
| 蛇油治癩 | 荷包記 | 命 |
| 碎珠誘贖 | 財神感應 | 一元 |
| 閻微草堂筆記(紀昀) | 續隻塵談(胡承譜) | 三 |
| 鄭蘇仙 | 淄川誤殺奸 | 二六 |
| 郭六 | 螢窗異草(浩歌子) | 二八 |
| 李生 | 田鳳翹 | 一元 |
| 某甲婦 | 青眉 | 二三 |
| 嫠婦子 | 姜千里 | 二元 |
| 柳崖外編(徐昆) | 宜織 | 三 |
| 鮑生 | 夜談隨錄(和邦額) | 四五 |
| 素素 | 張五 | 四五 |
| 梅占 | 噶雄 | 四五 |
| 聽雨軒筆記(徐承烈) | 米薌老 | 四五 |
| 新市狐仙 | 霍筠 | 四五 |
| 桃花源 | 倩兒 | 四五 |

諧鐸(沈起鳳)

陳萬言 二〇六

桃夭村 一五五

小青 二〇八

惡餓 一七七

娟娟 三一

鮫奴 一九九

柳孝廉 三三

十姨廟 二二一

耳食錄(樂鈞) 三八

醜婦冰心 二二三

雪媒 三一

蟾蜍雜記(屠紳)

紫釵郎 三〇

如是屏風 二九

宓妃 三三

四美堂 二八

胭脂娘 三六

綽丞相女 二九

葆翠 三九

西域奴 二九

影談(管世灝) 三三

山小娥 二九

反黃梁 三三

夢厂雜著(俞蛟)

繩技俠女 三三

胡承業 二〇

洛神 三〇

南十四夢神記 二〇

塗說(繆艮) 三三

小豆棚(曾衍東)

爛繩亭 三三

| | | | |
|-----------|-----|-----------|-----|
| 吳興異聞 | 二十六 | 桃燈新錄(吳荆園) | 二十六 |
| 昔柳摭談(梓華生) | 二十六 | 夏雪郎 | 二十六 |
| 贛榆獄 | 二十六 | 何玉姑 | 二十九 |
| 完璧誓信 | 二五 | 蕉軒摭錄(俞夢蕉) | 二五 |
| 秋風自悼 | 二五 | 白芙蓉 | 二五 |
| 掘藏(三則) | 二五 | 暗影 | 二五 |
| 夢花雜志(李澄) | 二五 | 細細 | 二五 |
| 珠兒 | 二五 | 七嬉(許桂林) | 二四 |
| 潘媛 | 二五 | 洗炭橋 | 二四 |
| 徐巧姑 | 二六 | 客窗閒話(吳熾昌) | 二三 |
| 巫猛兒 | 二六 | 孫壯姑 | 二三 |
| 野語(費南輝) | 二五 | 吳橋案 | 二三 |
| 莊象元 | 二五 | 圓謊先生 | 二五 |
| 譚生 | 二五 | 塗說(趙季瑩) | 二五 |
| 花面僧 | 二七 | 點火 | 二八 |
| 還難婦 | 二九 | 相士 | 二九 |

| | | | |
|-------------|----|-----------|----|
| 蒲留仙 | 三九 | 鵝紅 | 三九 |
| 埋憂集(朱翊清) | 三一 | 道聽塗說(潘綸恩) | 三一 |
| 鍾進士 | 三二 | 韓寶兒 | 三六 |
| 綺琴 | 三三 | 斯斯 | 三八 |
| 慧娘 | 三四 | 玉桂 | 三九 |
| 荷花公主 | 三五 | 談屑(馮熙) | 三九 |
| 證諦山人雜志(葉騰驤) | 三五 | 江右生 | 三七 |
| 馮章 | 三五 | 情劫 | 三九 |
| 楊村怪 | 三七 | 獐亭碑 | 四〇 |
| 離魂(其三) | 三七 | 墨餘錄(毛祥麟) | 四〇 |
| 粲英 | 三七 | 石海 | 四三 |
| 沈月英 | 三五 | 某公子 | 四七 |
| 翼嗣碑編(湯用中) | 三〇 | 里乘(許奉恩) | 四〇 |
| 妓俠 | 三〇 | | 四〇 |
| 聞妙菴尼 | 三一 | 林妃雪 | 四〇 |
| 淑真 | 三一 | 姪兒 | 四八 |
| 杜有美 | 三一 | | 四七 |

| | | | |
|------------|----|-----------|-----|
| 鶯砭軒質言(戴蓮芬) | 四三 | 許玉林七首 | 四七 |
| 姜生 | 四三 | 蕭補烟 | 四七〇 |
| 右台仙館筆記(俞樾) | 四五 | 盜女 | 四七一 |
| 鴉片煙膏 | 四五 | 清溪鏡娘小傳 | 四七二 |
| 秦娘 | 四五 | 淞濱瑣話(王韜) | 四八三 |
| 細細 | 四五 | 白瓊仙 | 四八七 |
| 聊攝叢談(須方岳) | 四五 | 邱小娟 | 四九一 |
| 寶小姑 | 四五 | 梅鶴緣 | 四九二 |
| 織雲 | 四五 | 蕊玉 | 四九三 |
| 心影(黃鈞宰) | 四五 | 醉茶誌怪(李慶辰) | 四九七 |
| 琴園夢略 | 四五 | 馬生 | 五〇三 |
| 遜窟諷言(王韜) | 四五 | 柳兒 | 五〇六 |
| 鸚媒記 | 四五 | 說夢 | 五〇九 |
| 夢幻 | 四五 | 阿菱 | 五一三 |
| 裝鬼 | 四五 | 夜雨秋燈錄(宣鼎) | 五九 |
| 淞隱漫錄(王韜) | 四七 | 珊瑚 | 五九 |

目
錄

| | | | |
|-----------|----|---------------|----|
| 麻瘋女邱麗玉 | 五五 | 漢宮老婢 | 五五 |
| 晁十三郎 | 五三 | 我佛山人札記小說(吳沃堯) | 五五 |
| 箏娘 | 五二 | 李善才 | 五五 |
| 燕尾兒 | 五一 | 後記 | 五五 |
| 鍾小妹傳(宣鼎) | 四五 | 引用書目 | 五五 |
| 庸盦筆記(薛福成) | 四五 | 程毅中 | 五五 |
| 引用書目 | 五六 | | |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黃周星（一六一一——一六八〇），字九烟，號笑蒼子、笑蒼道人。上元（今江蘇南京）人。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進士，官戶部主事，入清後隱遁不仕，貧困以終。著有《圃庵詩集》、《芻狗齋集》、《夏爲堂集》及傳奇《人天樂》、雜劇《試官述懷》、《惜花報》等。又曾與汪淇（象旭）合評《西遊證道書》。《補張靈崔瑩合傳》收入其《夏爲堂別集》，又見《虞初新志》。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曰：

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與交，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

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中意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白與崔鶯鶯耳。吾唯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踴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鶠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牛、朴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即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即賜爾卮酒，否則當叩爾脰。」靈曰：「易耳。」童子遂進毫楮，靈即書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並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舐筆伸紙，俄頃圖成，

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它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鄞人方誌來校土，誌既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跡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喚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即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

洲，善箏），洛陽花萼（未芳，善箏），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詠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官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官。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詠，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官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官，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迹〕〔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憊，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

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間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踣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草，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子弟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收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壘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

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並置棺中爲殉。啓靈匣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闢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豗，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於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卧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驚寤，則半窗明月，閑其無人。六如撫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貞贗參

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考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尙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續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遺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按：錢維喬《乞食圖》、佚名《十美圖》傳奇、劉清韻《鴦鷺夢》雜劇及彈詞《何必西廂》均演此事。